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楊乃武與小白菜 第十六回 貧兒暴富納粟走邪途 貪夫殉財具呈持正義

話說劉太太怕自己父母百年之後，所剩下來的大半家私，便宜了繼承過來的兄弟，忙打定了主義，要設法把家產運到劉家。因此同了劉錫彤二人，天天在老夫婦倆打渾，千方百計，哄騙得老夫婦倆快活，可以把家財容易的騙到手中。劉太太的父母，那裡知道自己女兒不是紀念親爺親娘，才天天來承歡膝下，乃是為著自己未曾給女兒帶去的大半家財。只道是女兒女婿對於自己，十分孝順，因知道自己沒有親生兒子，怕著寂寞，天天到來同自己解悶，越發的把女兒愛得如掌上明珠。帶差女婿劉錫彤，也視而親生兒子一般，只要女兒女婿開口，要自己所有的東西，沒一件不立即應諾。好得沒有親生兒子，給了女兒，總算是自己骨肉。劉太太趁此時機，即同劉錫彤二人，今天要珠寶明天要現銀，盡是把老夫婦倆所有家財，向劉家搬運，到了後來，老夫婦倆越發免得勞心勞力，把自己所有家產，一應帳目，都交給了女兒掌管。漸漸的劉錫彤的產業，一天一天的多將起來，雖也有幾個族中的人，看了不平，可是劉太太是親生女兒，女兒到母家去侍奉父母，明正言順，誰也不能說一句閑話，應嗣的嗣子方面，不出來說話，旁人越是不該出來問訊。又過了三四個年頭，老夫婦二人相繼去世，劉太太這時自然不再客氣，把父母所有的產業，全部運到劉家，總算還怕族中說話，住的一所房屋，並沒改作劉姓，直到繼承的兒女繼承進去，已是一無所有的了，偌大的一分產業，虧得劉太太的滿腹經綸，方被劉錫彤完全享受。自此之後，劉太太對於娘家，即斷絕往來，不通信使。劉錫彤自娶了妻子，先得百萬妻財，又平白發了這一大宗的橫財，成了維揚地方數一數二的富翁，心滿意足，自不必說。只是對劉太太越發要頭低三寸。只為所有家財，完全由劉太太一人之力到手。劉太太得了父母的遺產之後，一件事算是放了去。所有的經濟權，當然是由劉太太操手，只是劉太太心中，又覺得有一件事情，還不能攔心。只因這時的劉錫彤財固然是有了，勢卻依然沒有。一個人須得有財有勢，方能稱心如意，辦事得心應手。劉太太在嫁劉錫彤的時候，不是早已說過，須得使劉錫彤有財有勢，方了心愿。如今財已有了，自然須在勢的一方面著手。好得這時不論要什麼官做，只要有錢，都可以出錢捐買，好似目下的運動費一般。不過彼時是明的，目下是暗中化費而已。劉太太既打了捐官念頭，即化了三萬兩銀子，捐了一個厘金，分發在浙江省內。有了錢什麼都容易，劉錫彤捐好了官，忙到浙江去候補，又化了幾個錢在省內，即挂出牌來劉錫彤得了個現任乍浦厘金局長，自然同劉太太等大小家人，走馬上任，心中十分得意。這時劉太太只生了一個女兒，嫁給杭州知府陳魯的兒子作婦媳。一個兒子，便是劉子和。劉家有的是錢，缺少的是兒子，既生了子和，疼愛自出乎尋常，渾如天下掉了顆夜明珠下來，尤其是劉太太，對於這位寶貝兒子，溺愛得不知所云，百依百順，比了孝順父母，還要來得周到。不論什麼東西，只要兒子中意。盡是盡千上萬的化錢，心中也都樂意，便是劉錫彤，有時說了一言半語，劉太太便大發雷霆，把子和的性情，弄到驕貴不堪，無所不為，劉太太從沒有聽從人家半句言語，都是獨斷獨行，她愛怎麼辦便是依著她怎麼辦。惟有這位寶貝兒子劉子和，所說的言語，劉太太沒一句不點頭應允。劉太太說東，劉子和說了西，便依著是西。這般的鐘愛，可稱為天下少有，世上無雙。

這一次劉錫彤到乍浦上任，劉子和也相隨同去，在乍浦鬧得烏煙瘴氣，不亦樂乎。劉錫彤也不去管他，劉太太有時還幫著兒子，因此誰都不敢碰動子和。可是劉錫彤的到乍浦辦厘金，是化了銀子捐買來的，好歹下了本錢，當然要撈回成本，還得加上些利息。劉太太又不是肯蝕本的人，替劉錫彤化了幾萬銀子，捐得了這厘卡，早吩咐劉錫彤，要加料出哨，劉錫彤奉了劉太太的囑令，比了聖旨為利害。要加料撈回成本，自己在厘金上設法了，對於捐收一項，真算是無孔不入，一心只想搜利，誰知過了幾月，碰到了對頭，原來有一幫木客，採辦了大批木材，路過乍浦，應納的稅，也已完納過了。不過清朝厘卡，有什麼貨物經過，不管已納過了什麼稅項，總得照例完一種厘金，其中弊竇，便不一而足，只須向卡上賄賂，即能以多報少，少完厘金。大部採辦了大批貨物經過厘卡的客商，總得納賄給卡上，卡上即少報稅金，合下來還是客商便宜。因此客商都愿意納賄給卡上。管厘金的人，因客商少繳的是國家公款，納的賄賂卻可以進自己腰包，也愿客商如此，便宜些客商。在清朝厘卡算作肥缺，便是這個緣故，劉錫彤做了乍浦厘卡，越發只事收受賄賂，全不以國稅為意，如今見有數萬的木材經過，心中歡喜得癢癢的，以為是好買賣到來，即示意于木商，要一萬兩銀子。誰知木商聽得一開口要這般大的數目，不肯應承，即鬧翻起來。劉錫彤逞著官威，竟把木材扣留在了乍浦，不放過卡。這些木商見劉錫彤這般作為，也不肯認輸，取出銀子了結，到杭州省城設法，聽得倉前鎮上楊乃武有一手的好刀筆文章，便厚禮聘請，請乃武幫忙，乃武即做了一張稟單，托了省內士紳，命木商將劉錫彤告了一狀，果然乃武刀筆厲害，省內撫台下命放了木材。劉錫彤竟因了這件事情撤差。劉錫彤細細打探，方知是倉前楊乃武做的手腳，自己吃了個大虧。便把乃武恨之刺骨，只想報仇，可是總找不到乃武的錯處。乃武在浙江省內，又很有權勢，劉錫彤無奈之何，也只好罷了。

劉太太見丈夫厘卡失掉，索性勸劉錫彤再捐個正印官，停了幾年，果然錢可通神，又捐了個正印知縣官員，而且是現任，省內挂牌，選了餘杭縣，令劉錫彤赴任。劉錫彤上任之後，倒成了乃武父母官了。只因倉前鎮恰巧是歸入餘杭管轄，劉錫彤對於乃武，雖是十分痛恨，只是乃武是地方紳士，清朝時候官府向例要結納紳士，互相利用，劉錫彤做了餘杭縣知縣，自不免結納地方紳士，同乃武也見過幾次。心中雖是因了木材的事情，耿耿于心，面上卻不能不敷衍和氣。乃武心中，卻早已忘懷，因當時只知道乍浦厘金捐，是個姓劉的人，卻不知道便是劉錫彤，如今已做了自己的父母官兒餘杭知縣。劉錫彤選任了餘杭縣，這位掌經濟大權的劉太太，疼愛得如心肝活寶般的劉公子劉子和，自然是隨同上任。住在縣衙門內。這時劉子和已是二十一歲，劉太太因了抱孫心切，早同子和娶了一房媳婦，是李家的女兒，生性很是賢淑，熟讀閨門女訓，對於三從四德，十分明白。敬夫事姑，事事周到。只是面貌卻只有中人之姿，并不美貌，而且穩重非凡，品性溫淑，大有非禮弗視非禮勿聽的氣概，不肯亂走一步，同劉子和恰是相反，子和的面貌，生得唇紅齒白，姣好得渾如個美貌女子，自幼受了劉太太的滋愛嬌養，手中有的是錢，又生成這副容貌，便終以為風流絕頂，對於女色混如蒼蠅見了血一般。成人之後，便終日在外面尋花問柳，誘引良家婦女，好得劉錫彤有財有勢，即是鬧出事務，也有劉太太逼著劉錫彤去擔當。這時劉錫彤任了餘杭縣，子和越發膽大心亂，仗著自己這副面貌，劉錫彤的勢力，劉太太的金錢。只在外面胡鬧，自有幾個趨炎附勢，覬覦子和金錢的浪子蔑騙，慫恿著子和，替子和設法誘騙婦女，對於李氏，早因了面貌不佳，體態毫無風流之處，循規蹈矩，滿面正經之色，視同陌路，李氏見自己丈夫在外面狂化濫用，浪費虛擲金錢，終日誘引良家婦女閨閣淑媛，甚至尋花問柳，勾結蕩婦，越鬧越不成樣子，怕弄出了事務，便忠言規勸過幾次，無如子和胸無點墨，目不識丁，那裡知道什麼禮義廉恥，不應在外面誘淫人婦，自墜名譽。只知道追歡取樂，在女色之內尋快活。聽了李氏的良言規勸，自然忠言逆耳，愈覺得李氏討厭。這般的幾次以後，子和把李氏竟視若眼中之釘，平日不進李氏房門一步，整日的在外面停眠整宿，在娼妓淘肉廝混。見了李氏，非但不理，即是逐罵一頓，有時竟把李氏打上幾下。劉太太只聽這位寶貝兒子的言語，見兒子同了媳婦不治，仿佛如冤家一般，便也把李氏作賤起來，一不合意，即大叱大罵，將李氏罵個不休。李氏遭遇了這般景況，苦不勝言，但是仍然逆來順受，一些沒有怨言，只是暗中不免落淚悲傷。或著遇人不淑。反是劉錫彤覺得李氏很是可憐，人也賢惠，不時勸劉太太好生照顧李氏，不可作賤于她，因此李氏尚能偷生人世。

這一次倉前舉行盛大的盂蘭勝會，怎樣的盛況，早傳到了餘杭縣中，被劉子和聽了。子和這人最歡喜胡鬧，這種賽會，豈有不看之理。本來劉子和不論到什麼地方游玩，只向得太太要錢，也不說明到何處走，何時回來，一年之中，住在家中的日期，十分有限，不是在外面狂嫖濫賭。便是妍識外好，自有一班仰仗子和鼻息生活的狐群狗黨，把子和如眾星拱月的保護，終日追隨在一處。所以劉太太倒也放心，絕然不問他的行蹤，李氏更是不敢動問。還是劉錫彤有時還得問及子和可在外邊胡鬧，卻有劉太太在那裡承當。這次倉前鎮舉行盂蘭盛會，早有子和的一班爪牙，先同子和設法，怎地到倉前去看會游玩。子和心中知道倉前這次的盂蘭會不比往年，盛大非凡，四面各地去看會的人，一定很多，自然婦女也是不少，可有絕色女，在那裡看會，自己到倉前去，一則看會，

二則還能乘此機會獵艷，便興匆匆地的準備到倉前去，命手下的人，先幾天到倉前鎮上，關照愛仁堂藥店小老板錢寶生，說自己要到倉前看會，設法住處。

子和同錢寶生本很熟悉，只因錢寶生這人，最喜趨炎附勢，可以仗勢欺人，生性又很陰險，奸計百出，在倉前鎮上，真是無惡不作。見了高貴一些的人，即趨承奉迎，極盡獻媚之能事。瞧見貧苦乏勢的人，便魚肉作賤，威勢十足，是一個上等地痞。面貌又生得獐頭鼠目，塌鼻闊嘴，自幼也歡喜嫖妓宿娼，在女色上亂鑽。恰巧老天有眼，遇著了一個淫蕩娼妓，暗生梅毒，錢寶生那裡知道，因愛上了這娼妓的一股浪勁，打得火一般熱，不上十天，已把梅毒傳到身上，過了幾時，竟毒發起來，肉釘之上，起了許多惡瘡，膿血淋漓，疼痛非凡。寶生心中著急，只是還不知道是由這個蕩而且淫的娼妓身上傳來的梅毒，只認是濕毒，把自己藥店內的藥料，配了些去消濕毒的幾味，暗暗的服了下去，那裡有什麼用處，越發的厲害起來，頭上已潰爛不堪。又為了怕人家知道了恥笑，不敢向人言明，只暗中留心打聽治法。日子一拖延下來，非惟下部潰爛得不成模樣，漸漸地往上攻鑽，全身發出了毒瘡，連面部也有了紅點。鼻孔之內，慢慢地也爛了起來。寶生至此，方明白是傳來梅毒，已到了開天窗地步，心中著慌忙延醫服藥。還虧得自己開著藥鋪，一切藥材都容易辦到，方不致送了性命。直到梅毒除掉，面上鼻子，已爛塌的了。鼻孔中又多了一塊塞肉，說起話來，便成了個模糊不清，非得用心靜聽，不能聽出他說的什麼言語。下部也成了半截，光頭削去了一段，再不能耀武揚威，馳騁疆場，倒死了寶生的色心。

劉子和在餘杭縣內，早已聲名狼籍，沒一個不知道劉錫彤的兒子劉子和是個花花太歲。錢寶生有時到餘杭縣去，聽得了劉子和的名聲，知道是餘杭縣的愛子，便傾心侍奉，一味趨承，可以仗勢欺人。恰巧有一個朋友，也是以前錢寶生在窯子內認識，這時在劉子和身旁，專同劉子和跑腿。錢寶生即由著這個朋友同劉子和認得。劉子和見錢寶生奸計百出，狡謀多端，恰恰是個狗頭軍師。而且對於引誘婦女的計謀，十分厲害，便引為知己。錢寶生又把自己昔年引誘婦女的春丹媚藥，送給劉子和使用。劉子和得了，如獲至寶，把錢寶生視為第一個好友。錢寶生見劉子和已入了自己彀中，便放出手段，騙劉子和的金錢。劉子和有的是錢，只要趨承得快活，大把價的化錢，滿不在乎，錢寶生便得其所哉，著實得了些劉子和的好處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